

生之旅

著 航 余



北平圖書公司
行印社版出立獨

生 之 旅

余 航 著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燕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生之旅

一

春天，這在他們底生涯里記不清已是自己所曾習見的第幾個春天。

當他們偶然拋撇身邊荒誕的享樂而探首於作爲自己底暫時住家的那異鄉的山村底黃土農居的小窗外，用一種漠然的眼色凝視着澄澈得彷彿會注入過海水的藍空和給微颺輕漾着的薔薇色雲絮時，似乎也曾在那里吸入了一派曠浩的感觸；而當視線落在閃爍着璀璨的陽光底烏藍的遠山，蜿蜒在山麓下的蔥蘢的喬木林和起伏於林脊上的鱗狀的家居底瓦浪時，似乎也會給予那老爲世俗風塵所剝蝕的官能以一派酣暢的催眠。正是春天，每塊給耕犁翻起的烏亮的沃土，每根從輭綿綿的土壤里茁出的嫩苗，每朵花，每隻雲雀底歌聲，每道河流底輕快的潺湲……皆在告訴你這是個豪華的春天。這時明朗的氣流里正充滿着甘美的芬芳，微颺播送着醉人的絮語，蔥蘢的田原給人們安排下一個豐收的遠夢。當你看到那些碧油油的麥苗，那些壯碩的莊稼漢底背姿，那些栗黃的耕牛底剛剛的線條，那些春燕底翺翔的美姿……你將不由地傾心於這充滿着生命充滿着自由的春天。

自從這里聽不見炮聲，戰爭在這一帶已進了膠着狀態後，雖然住在第一線的山村里，

他們却在遠非後方的人們所能想像的那麼平靜的狀態下打發着每個日子。而現在正是依然使人沉溺於和平的昔日的春天。他們似乎都不曾記起剛在不久之前這里還進行着一個激烈的戰鬥，他們底生命隨時隨地可能地付于這一次戰鬥。這時似乎曾唯恐自己底生命一縱即逝，那恣意地享受這異鄉的山村里所能供應的享樂。在這荒誕的生涯里，似乎皆不曾確切地考慮過是從什麼時候起，時間對於自己便起了質的變化：既沒有昨天，也沒有明天；時間僅僅是一連串的「今日」的概念。這些日子，前線平靜無事的日子，他們似乎皆不曾確實地記起自己倔強的靈魂是從什麼時候起便安於這種偶然闖進自己命運里的生活。

牌局散後，閒雜的人皆已溜開，屋子里只剩下他們四個：黃團長，司馬政訓員，劉營長，龍團附。現在皆很閒適地靠着窗台，一邊品着香茗，一邊欣賞着窗外的春色。

「今天的天氣真真好，嗯，嗯，喫過飲食再來八圈嘛！」黃團長手里捧着一隻藍瓷杯子，眼睛注視着熱茶冒起來的水蒸氣，生怕燙傷嘴唇那地謹慎地呷了一口，於是轉過身來，緩緩地踱到屋子中央，眼睛留神看自己底烏亮的皮鞋尖，一邊口吃地提議道。

「贊成！」靠在窗台臉向窗外的三人中的兩個，立刻轉過身來，不約而同地附議。

「劉營長呢？」黃團長底滿綴着皺褶常閃爍着一脈凜然不可侵犯的光彩的小眼睛向看到現在還臉朝窗外的人一掠，聳聳肩膀問道。

聽見呼喚到自己的人，立刻回過頭來，眸子裏罩着一脈茫然的神色，可是却正直地平

睨着黃團長底微黑的廢臉說道：

「報告團長！喫過飲食部下要回去了。因為營里還有點要辦的事，不能奉陪，實在對不起！」

黃團長覺得對手的客套有點過份了，一半帶點呵責，一半帶點規勸似地口吃着說：

「要得，你你你去你的就是！幹啥子來那麼一一大套對不起嘛！」

站在一旁不聲不響的龍團附，狡猾地默數着黃團長臉上的麻子，一邊搭訕道：

「劉營長，你有啥子要辦的公嘛！軍人服從命令，況且今天又是團長的生日，我們得一致擁護團長的提議！哈哈……」

「龍團附說得對呀，」挨着龍團附站在一起的司馬政訓員大聲嚷道，「團長生日，我們總得玩個痛快。老劉，新師長還沒有到差，大家都準備辦交代，你忙得也夠受囉，難得今天是團長生日，得快樂時且快樂嘛！」

「政訓員到底不脫離現實！哈哈……」龍團附一邊燃着一根老刀牌，一邊插嘴道。

劉營長可沒有回答，他默默地向龍團附做一個手勢，於是對方給他傳遞着捲烟和洋火。從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夾着捲烟的習慣看來，就可以知道他幾個月在開始嘗試吸食紙烟這嗜好。他輕輕地吸了一口，之後，又背着屋里的人，臉朝窗外站着。

窗外，草綠的原野，似乎在他那雙已熟習了它底輪廓的眸子裏，失去了一種使人廣

神怡的魅力；那浸潤在窗台上溫暖的陽光，似乎也不會給予他那老於人世風霜的歷練的肌膚以一種溫柔的愛撫的感覺。他想，環境是怎樣腐蝕着每一個人底本質呵！就拿他自己作一個例子吧，在遠比現在更年青的那些日子裏，當他還不會由文學校轉進軍事學校以學習「殺人」爲終身事業的那些日子裏，那時候他覺得人生是多麼圓滿，多麼合理，且多麼富於彩色的夢幻！那時候作爲一個未來醫學士的他，是以怎樣週詳的心計使每一個生命都充實地生活着呵！在那些日子裏，他底生涯里正充滿着友誼與愛情，充滿着荒誕的願望與豪華的幻想。可是如今呢，僅僅是四年的光陰，當他從軍事學校出來被分發到這個部隊以後，他從此告別了那幾乎佔有他底生涯的全部的舊世界，且告別了那在他底生涯里永遠閃爍着感激光輝的友誼與愛情，故鄉與豪華的幻夢……當他穿上戎裝，佩戴着部隊番號以後，從此他是怎樣與往昔那對地理解這世界和度過每一天的生活啊！

「四年這真是一個奇異的命運！」他想到，「只要一顆迎面飛來的子彈稍微偏向要害一公分……」也許如今他已不再活着了。是的，戰場上的人生就像蜉蝣的一生一樣，是多麼短促！沒有人再追念那些過去，也沒有人預期那未揭曉的未來。「只有今天！只有今天！」這難道不是一個軍人底人生哲學！想想，四年的戰場生活是怎樣把他改變得連自己也有點茫然的一副嘴臉和一副心腸！他記得，當他是個轉學生的那些日子裏，他底感情是多麼纖細呵！那時候，爲了那美麗的爱情，他甚至不敢設想如果對那心上人有着一秒鐘

的分離是否還能活在世上。那些日子，即使是一句無關重要的流言，或是一個泛泛之交的友人底喜怒，也會使他底感情隨着衝動呵。可是如今呢，四年的戰場生活，使他即使而對着如此美麗的春天，在他底經歷過生與死，愛與恨的人世悲喜劇的眸子裏，也失去了誘人的魅力與豪華的光彩了。他奇異着自己爲什麼面對着這個曾使他陶醉過的春之野却只能如此想道：「哼，這一片草原，太開闊了，不是一個有利地形！」正如曾使他一沙也不能分離的故鄉，家族，友誼，愛情……這些從前會使他沉醉過的恩物已離開他四年，然而却還健康地活着一樣或爲不可思議的事。

「唉，我變了，我變得連自己也不能認識了，我甚至時時刻刻都在變！」他這樣地自忖道。他記得這四年，這在一個人底短促的一生上比例地應該算做相當悠長的四年，在他底生涯里也有着不知多少的變化。他想起四年前剛從軍校畢業分發到這部隊來的第一天，他是以見習排長這個低微的職位出現的。那時候他只有二十一歲，世界正如青春在他底眼里燃燒着熾旺的光輝，他甚至自期着是中國新軍未來的創造者。不錯，他曾抱着爲了拯救人類的心願而去學醫學，之後，他却爲了保衛祖國而去學陸軍，如今且將確定以「軍人」爲終身的職業。這四年，這光榮的四年，他自信還不會違背初衷過自費過。他在平時生活的嚴肅，在作戰時臨度的勇敢，對上官的服從，對部下的愛護，即使是他的敵人也不能不點首敬服。四年以後的今天，他是以一個營長的身份出現了。可是他沒有一刻忘却這之前橫互

着一段艱辛的充滿着血與淚，生與死，愛與恨的角逐的過程。他記得，他已服役了四年的這部隊，原是一支落後的，缺乏國家認識光榮封建意識維繫的地方軍，它隨時隨地皆可以爲了一個私利的觀念就立刻可能變爲妨礙祖國統一的絆腳石。可是四年過去了，這支軍隊終於成爲精銳的國防軍，一個有着光輝的戰績的單位。四年過去了，見習排長的他也成爲一個身歷百戰的青年營長了。

「四年，」他底視線落在盤曲於遙遠的山坳間的橘紅的泥途上，輕輕地低語着，「像一場春夢那麼地過去了，可是如今這些日子，度一天却像度過一年！唉……」他太息着，深深地吸了最後的一口煙，接着便把那快要灼着指尖的煙蒂扔到窗外了。

「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呀，這種可恥的腐化的生活……」他想着。

他記起這樣的生活還是不久以前才開始的事。這部隊自從在半個月前經歷過一場犧牲異常慘重的戰役，師長由於在那次戰役負過光榮的創傷而晉任軍長。老師長走馬上任去了，新師長却還沒有到來。就在僅僅是半個月的這段時間，一個有着光榮的鬥爭傳統的隊伍，便變成一羣精神散漫的烏合之衆了。在這些日子里，人們不分上下皆儘情地享樂，甚至連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地打發着每一個荒誕的日子。

「比方今天，」他自語着，「我又破戒了，陪團長打牌！」

他很清楚地知道剛才做過的事，恰恰是他曾經對同僚發誓禁絕過。這記憶很使他慚愧，

他底雙頰彷彿一個人底自尊心被打破時那麼地通紅起來。他想，人是怎樣易於做環境的俘虜呵，自然如今所處的環境並不像學校時代那麼單純，而現在也還不是能夠完全照自己的意志活下去的時候。可是要說用這樣的方法來打發日子是合理的話，却無論怎樣詭辯也不能叫人相信。「我們是領導部下的人呀，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應該做別人的模楷呀……」他記得會這樣的自勉過，而且以這樣的話勉勵過別人。「可是我們却過着這樣荒唐的生活，這樣醉生夢死地鬼混着，我們以後還能拿什麼來領導人家呢？而且我們還配領導人家麼？」這思想像一個夢魘那樣地苦纏着他，使他苦痛得幾乎想高嚷起來。

「劉營長！你又在想啥子心事呀？」

猛地覺得有人在呼喚他，而且有一隻大毛手輕輕地在他肩膀上拍一拍，於是本能地掉轉腦袋。龍團附底一張紫紫色的笑臉浮上眼簾來，連那隻鑲金的門牙似乎也綻開了笑意。

「我啥子心事也不想。」劉營長悻悻地答道。但立刻又恢復了一種老練的即使在任何場合也能應付裕餘的態度，像煞有介事那樣地繼續說下去，「唉，這年頭兒有啥子心事想得通？不想倒省事。」

「就是因為你老哥還有啥子想不通的心事，所以你老哥才老在想心事呀！」龍團附眨眨一雙狡猾的細眼，笑嘻嘻說道。

「瞎說！我啥子也不想！」

「要得，不說也行，喫過酒我們再來八圈麻雀！」

「我實在有點小事，不能奉陪，對不起……」劉營長苦笑地說。

「你有啥子眉事？今天是團長生日，你不玩就是瞧不起團長！」龍團附有點不滿意似地扯高嗓子說道，眼梢不自主地斜睨着正在屋子中央踱來踱去的黃團長，一邊似乎是在故意賣好上司那副地說下去，「你老哥還不懂得團長的個性，我是在團長當時落長的時候起就跟他幹啦……哈，哈，快二十年吧，團長除了生日輕易也不來這一手噠！」他吐了一口唾沫，做了一個洗牌子的手勢，繼續提高那枯燥的沙嗓子說道，「我們當軍人的，得快樂時且快樂，反正又不是幹啥子傷天害理的玩意兒。」

「我不撒謊，撒謊的是王八，雜種，你總得相信我吧，我實在有事！」劉營長勉強地裝着爲難的笑容說。

「你有事我們就沒有麼？」龍團附突然壓低住嗓子沉下了臉色，輕聲地補充了自己的意見，「新師長又沒有來，就是來，我也不幹！」

「新師長聽說是北方人？」對方帶着懷疑的口吻問道。

「老子不幹，管他媽的那里人！我們這個部隊是有二十年的歷史啦！我們喫一鍋燒的飯，帶同樣的番號有二十年的歷史啦！舊師長和我們是不能分割的一體。是王八，才沒有

有點戲情！——龍團附咆哮着，一個箭步跳到窗台下，吐了一口唾沫，那雙常常泛流着狡猾意味的眸子漠然地凝視着窗外春之原野。

挨近黃昏，黃綠的田原不知從什麼時候已經輕地罩上一層蔚藍的暮靄，微風無定向地越過那烏藍的遠山和山麓下鬱茂的林脊，散播着隨林鳥的長嘆。野地的繁花寂寥地在搖首弄姿，蔥蘢的麥苗靦靦地在俯首挽髻，大自然在春風的披拂下，呈露着儀態萬千的美姿。橘紅的夕陽已搖搖欲墜地沉向西方的山凹，晚霞像燃煙似的烘染得紅了半邊天，歸鳥在林脊上描着弧線，山麓下農居的烟突已飄漾着晚炊的輕烟。

「唉，一天又過去了！」那炊煙似乎觸動他底心事似的，他陡然憂鬱起來。那炊煙，那農居，農居背後的喬木林，林後聳立着的烏藍的遠山，遠山背後那些看不見的河川……他底愁思牽引着他底視線，越過時間與空間，記憶似乎又把他帶回到二十年前的日子裏了。「多快的日子呵，二十年轉瞬地過去了，可是我還沒有什麼成就呵！」他想到。可不是麼？他如今還只是一個少校團附，想想吧，二十年的奔波，二十年的顛沛，他到底在這里獲得些什麼呵？他記得二十年前的那些日子，那時他還只有十八歲，遙遠的異鄉在誘惑着他，遙遠的夢影在招引着他，正像一個尋求新天地的行脚僧一樣；他爲了實現青雲直上的志願，開始了長期的飄泊，從那個時候起他便以一個文書士士的身份出現於軍部隊了。二十年，不算短的歲月了，從此他以軍部隊爲第二家庭。把這部隊比作自己的家庭他覺得

實在一點也不算誇張。他清楚地知道，二十年來這部隊從最高的主管官到一個伙伕皆生長在相同的地域，說着相同的語言，有着相同的風俗，習慣。雖然二十年來這部隊正像他自己的命運一樣，永遠繼續着那無盡期的飄泊。可是無論在天之涯，地之角，只要他們到過的地方，他們依然使用家鄉的語言，保持家鄉的習慣，發揮家鄉的精神。他們把異鄉的環境改換得彷彿置身在自己的家鄉一樣。正爲了這部隊充滿着家鄉的情味，才使他忘却了可怕的命運給予他的長期流放。可是十年人事一翻新，何況是二十年的歲月呢？他記得新任軍長的老師長原是一個營長，而現在的黃團長原也只是一一個特務長吧了，然而他自己的成就和二十年前離鄉背井時的初衷却相距得多麼遙遠呵！「人生的變幻實在是很難預料的吧！」他想到，「比方這部隊，比方老師長，黃團長……甚至比方我自己！」他開始領悟到時間力量的偉大；二十年，不光是人事上有着無數次的升遷，貶降；甚至連這部隊的本身也變質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會有一天親眼看見這變化。尤其是最近的一二年來，那變化是特別地加劇了。他已預感到這變化的繼續延長，終有一天要把他廿年來所眷戀的那種位置在部隊里的家鄉情味完全洗刷淨盡了。他眼見這一二年來已有着不少異鄉人闖入他底生涯里。他們說着另一種語言，守着另一種生活習慣，發揮着另一種精神，雖然他們都是中國人呵！可是只有他在中年已到了暮境的今日，他底事業却還不曾有什麼顯著的變化。一個少校團附，這職位是怎樣不能滿足他底凌雲壯志呵！何況即使是這最低微的職位，他也還

得花了整整二十年的代價。想想，別人由見習排長晉升到少校營長那樣和他相等的職位，卻僅僅花了四年的時間。「比方拿老劉來作一個例子吧，」他斜睨着身旁的劉營長暗想道，「這小子全靠沾得軍校這招牌的光，而我卻吃虧在行伍出身。可是說到經驗，勇敢，這小子還得跟我學三年五載呀！」

這時候從屋子外進來了許多人，勤務兵忙着招呼客人入席。可是他仍在凝視着窗外美麗的暮景，繼續思量道：「這個世界還講什麼黑白分明，賞罰公平呀，儘管滿口仁義道德，肚子里卻全是男盜女娼。還是回家去的好呀……」

「喂，龍團附，大家已到齊了，我們進去吧！」陡然他的思想給司馬政訓員的聲音打斷了。

他立刻裝着一張態度開通的嘴臉與銜銜地尾着司馬政訓員踱進裏間去，那兒二丈見方的小屋子品字形地正擠着三桌酒席。

屋子里的空氣似乎由於人聲鼎沸格外顯得熱鬧了。人們皆微彎着腰尋覓貼在桌子上寫着自己姓名的紅名簽，女眷穿花蝴蝶般的三三兩兩混在當中，有的嬌嬌滴滴地在咕嚕着，有的賣弄風情地抿着嘴微笑，有的扯扭着同伴的衣角似乎在打個密談的暗號……文書士們，司書們和另一些軍佐軍屬身份的客人們，皆聳聳肩膊左搖右擺地穿來穿去，每張蒼白的顏面似乎泛着發發着的光彩。較高級的人員卻雍容優雅地佇立着，似乎在靜候這場混

亂的局面趕快收場。神龕前的供桌正高豎着一對耀着光亮的紅燭，這燭光把陰暗的屋子底形象整個地雕鏤起來。

之後，大夥兒皆入坐了。文書上士們，司書們……估一桌，女眷們又估一桌，黃團長，龍團附，司馬政訓員，劉營長，柳連長……又估一桌。

「大家聽到」！現在有着極深口吃毛病的黃團長以主人的身份站起來發言，「……今天我我兄弟能夠借賤辰的機會，……我我兄弟能夠借借一杯開水來祝各位同寅的健康，實在……實在是很難得的，……很難得的機會……」。

他把話頓了一頓，乾咳了一下，想了一分鐘還想不出一句下文，他惶急了，猛地看見一隻鼓起孕婦型肚子的金色蒼蠅正釘在一塊熏魚上，「禽你媽媽的，你你你你還想吃老子……」他便罵街似的咆哮着。

他看見大夥兒都哄堂大笑起來，於是趕忙接着說下去，「……尤其是在前方，前方……這這機會更……難得……我禽你媽媽的！」他此刻發覺那隻剛被趕走的金肚蒼蠅又飛到桌樑來，於是他做了一個揮拳的手勢，一邊口吃地說下去，「比比方說，經過上一次的的作戰，可以說說說大家的的生命都是檢檢檢回來的……好啦，我我不會說話，我我借一杯一杯水酒祝大家大家健康，打勝仗！完了！」接着他更擎起一杯白乾，一口喝盡了。

這時屋子里的空氣醞釀得更緊張，更熱鬧。大夥兒皆在咕噪着：這個提議每人分別向團長敬一杯酒，那個提議猜拳採取三戰二勝制，另一個人又主張先讓女眷們向團長敬酒。嘈雜的吆喝聲把屋子里人的皆變得比實際的年齡要年輕得多了。

各位同志——陡然人們聽見司馬政訓員底洪亮的聲音，皆立刻肅靜地向說話的人注目，「今天兄弟站在一個……一個軍隊政治工作者的地位來敬黃團長一杯酒，……噫，希望黃團長領導本團到光明的路上去！」司馬政訓員微笑着，端起一杯自乾，諸媚地低聲向黃團長補充道，「團長，你是知道我的，噫，……我生平不喝酒，今天第一次借花獻佛！」

黃團長興高采烈地站起來，一邊呷着酒，一邊喃喃地說道：「不敢！不敢！」

現在，豐盛的菜餚接二連三的給勤務兵端上來，大家皆開懷暢飲着。女眷們開始爭向主人敬酒，主人解開領釦，一邊捲起袖管，一邊口吃地嚷道：

來嘛，拿拿酒來嘛！……我我我兄弟頭頭頭可斷志志志不可辱，噫，噫，來嘛！我我我兄弟又乾乾這這一杯！——接着仰起頸子，一口喝盡了。

「團長的酒量真不錯，我敬團長一杯！」

「要得，我我我兄弟是抱抱抱，噫，人生有酒須當醉主義！」於是又乾一杯。

「團長，人生得意須盡歡呢，我敬團長一杯！」

「要得，可惜我我兄弟沒有金樽，這道這時候也看不見月亮……可是，……來嘛！我又乾了一杯！……」團長仰起頸子把酒灌進喉管去。

人們皆開始變得放浪形骸，暴露了那慣於爲平日的矜持所偽裝着的本來面目，帶着稚氣也似乎出自本性似地暢飲着。掌戰的吆喝聲把整個屋子似乎也震倒了。

「寶一對！寶一對！」

「四季財呀！四季財呀！」

「四季財呀！八仙過海！」

「八仙——」

於是輸的人被罰喝酒，勝利的人又繼續挑戰。每個人皆忘形地陶醉在這種狂飲里。

「團長的酒量真行呀，我再敬團長一杯！」又是一個嬌滴滴的聲音。

「要得，我我兄弟頭可斷志不可辱呀！來，來，拿酒來……」黃團長搖晃着手里的酒杯，這酒杯在他底視野里似乎重疊着，一會兒，作三隻，四隻……猛地他發覺那隻金肚子蒼蠅又飛過來，而且馬上要撲到自己的鼻樑上。「我貪你媽媽的！」他高聲咆哮起來，跟着就向空中揮了一拳。

砰……澎……

瓷質酒杯摔在地上了。

「團長喝醉啦！」有人尖聲地高叫着，女眷們惶恐地竊語着。

「團長少喝一點吧，我們應該吃點飯嘛」。一直不聲不響地坐在黃團長對面的劉營長訥訥地說。

「瞎說八道！我我我兄弟沒有醉，沒沒有醉！衆衆人皆醉，我我，我獨醒……」黃團長帶着幾分酒意哼起來，他似乎覺得劉營長正在輕藐地眯着他。「這小子瞧我我不上眼嘛！這這小子！」他心里這樣地自付道。於是順手摸着桌上一個空酒杯，直着嗓子嚷道：「好小子！你你你是好小子！你你跟我我我兄弟乾一杯嘛！」他擎起空杯向後一仰，——

格通……人便像倒栽葱似地從椅子上摔下來。

屋子裏的人皆騷動起來了，大家七嘴八舌地爭論着團長的酒量行與不行。黃團長終於給別人攙扶着送進寢室裏去了。

「真不愧英雄本色呀，團長雖然喝醉，但有不醉的氣魄嘛！」司馬政訓員嘴里飛濺着飯屑讚歎道。

「對！說得對！我們軍人的本色就是這樣，大家都拿出在戰場上作戰的精神來喝酒呀！」龍團附斜睨着身邊的劉營長附和道。

「我很慚愧，照龍團附的說法我當軍人的條件還不夠呀，因為，因為不會喝酒！」劉營長安靜地搭訕道。

「你——要得」，龍團附帶點意氣似地說，「你別提吧，你是另一派呀！」

「啥派呢？」劉營長向對方平視着。

「你老哥是落落寡合的名士派！」龍團附聳聳肩膀格格地笑着說。

「那末，我呢？」坐在龍團附右鄰的司馬政訓員插嘴問道。

「你你老哥何必問呢，」龍團附有點難為情似地說道，「你老哥會知道自己的，你你是寧時吃卯糧的樂天派呀！」

「那末，我呢？」緊挨着司馬政訓員的柳連長問道。

「要得，你們叫做問道於盲，你們，所有你們這些仁兄都是樂天派，只有老劉是落落寡合的書生。」龍團附手裏擎着滿杯的酒，一邊斜睨着劉營長，一邊面向着大夥兒說，「可是管他書生不書生，樂天不樂天，我們軍人正所謂活得今天活不得明天；唉，讓我們大家乾這一杯吧！」

「乾這一杯！」大夥兒不約而同地擎起酒杯一邊叫着，一邊把呷乾的酒杯倒放在桌上。

「你呢？」龍團附發現欄在劉營長前面的酒杯還是原封不動地斟得滿滿的，便帶着反

感的口吻說，「你多哥不乾這一杯便不夠朋友！」

「要得，我就乾這一杯！」劉營長无可奈何地把酒杯送到唇邊啣着，同時還故意抖擻一下，好讓白乾從杯子的邊緣漏出來。

「今天是難得的盛會呀！」龍園附從勤務兵手里拈起條熱手巾，邊揩嘴巴邊滿意地微笑道，「第一，這是團長的生日；第二，說不定明天新師長到任，我們又要風流雲散。比方說，老子就不想幹，要改行！」

「唉，這年頭兒還是做買賣的人有板眼……」這時鄰桌有人輕身地咕叢着。

「可不？我的一位姓陳的朋友買了一部舊貨車專做運輸雜糧的生意，不到半年功夫，已面團團作富家翁囉！」

「……做生意太麻煩，我想回家種田……」

「……我卻想當和尚去。」

「老子啥子也不想，人生不過是逢場作戲，我的人生觀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

「這纔是英雄本色！英雄本色！」

「哈哈……」

深夜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從窗外飛進屋子裡來，庭院也終於散場了。人們皆細着一副

生 之 旅

酡顏捧着一個飽脹銀跔地踱出屋外，走上各自的歸途去了。

劉營長是第一個首先踱出屋外去，他似乎唯恐給別人趕上那樣迅速地邁開每一闊步。夜色彷彿時刻時刻都在增加它的濃度，從記不清的年月里，它照例給予每個夜行人以古代傳說里所描繪的一類恐怖。可是對於一個有着四年夜行軍的經驗的人，夜卻不會給他底神經帶來一絲不安的錯覺。他這時正沿着一條他所熟習的且爲回到營部的捷徑的草路走着，原野是那麽靜寂，只清晰地聽見他自己才干的足音，和夜犬的遠吠。他深深地呼吸着只有駐足正夜的草原上才享受到的那種芬芳的空氣，腳步不時因仰着那沒有夜月的璀璨的星空而緩慢下來。

這並不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在星空下走着，肉眼仍能描出那蜿蜒於遠山麓下的林脊、村莊、風車、磨坊……的輪廓。他不知不覺地橫過起伏着土墳的田原底腹地，復循着一條兩岸密叢着茅草的小河邊疾走，河水靜靜地緩流着，發出優婉的哽咽。這小河不知從第幾世紀以來就不曾停止對每一個過路的夜行人傾出它底申訴。這時河床正反映着璀璨的星空，彷彿是誰把一撮寶珠撒在十幅黑綢上。流螢在兩岸的茅草間逡巡着，這些光明的使者似乎羞於自身力量的渺小，總是若即若離地不敢飛近迷路的夜行人。劉營長凝視着那些忽隱忽現的螢光不自主地沉思道：「假如我是火，就應該向這人間散放着溫熱；假如我是光，

就應該照明這崎嶇的世途。可是我自己是什麼呢？我既不會向人間散發着溫熱，也不會給迷途者以指示，我能說我現在的工作是給人們以光以火麼？」他猶豫起來，腦子里發掘着也曾爲他一度親近過的人類睿智者的箴言，他試想求助於那些箴言來替他解答，可是他走上快近一里的途程卻還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他突然畏怯地自忖道：「我真的快要變成一個老粗了。僅僅四年，我把我曾熟悉的一切都掉掉了！我記不清楚也爲我一度熱中過的學識，正如我記不清楚也爲我一度狂戀過的醫學一樣。唉，現在有什麼人能告訴我這樣地生活下去是否於人有益於我無害呢？有誰能告訴我真理已給我把握着呢？」可是另一個思想突然闖入他底腦子里來，他記得他自己就曾對部下說過：「這是真理，你們去死！」而且他的話在那種場合往往就是法律。就是命令，也果然有不少人將自己寶貴的生命付與他的法律和命令。「要是他們知道我也跟他們一樣並不會依照自己的意志活着而僅僅是在別的意志下活着的話，他們有一天也許要後悔他們底愚賤吧？人是一個怎樣不可解的動物呵！」他太息着，繼續沉思道，「……每一個人似乎都是摸象的瞎子，摸着尾巴的人說象是一根繩子，摸着腹背的人說象是一堵牆壁，……也許我自己就在幹着這種把戲……」

「怒潮澎湃」

黨旗飛舞

「……………」

陡然有人跟在背後吹着口哨，是吹着「校歌」的調子。那調子慢慢地更清晰了，而且和野草絳絲的足音也完全應到了。劉營長便停住脚步等待辨認那來者是誰。

一個結實的中等身材的身影掠過眼前了，兩條像葱龍的山脈那麼地蜿蜒在寬平的額額上，濃眉下，閃動着一雙清澈的有着沉着與豪邁的氣質的眸子。

「哦！是柳連長？」劉營長帶着躊躇的口吻問。

「是我！營長，你幹麼走得這樣慢？」柳連長一邊說，一邊緊靠兩步和他並肩走着。從職務上說，柳雖是劉的部下，可是從出身上說，彼此都是同學。不同的地方只是柳比劉後二期畢業。因此他們的感情很自然地打得火熱。

「今晚你喝了幾杯酒？」

「一杯也不會喝，是用開水來代替酒。」

「他們沒有發覺麼？」

「沒有！」

「你老哥真有辦法！」

劉營長陡然沉默下來，從口袋裏掏出一包捲煙，把它燃着了，用力地吸了一口之後，又遞給他的同伴一根。

對手也把捲煙燃點起來，不時斜睨着他的同伴底愁鎖的側臉。於是他又吹起口哨來，

依舊是「絲潮澎湃」的調子。

「不要哼吧，老弟！」劉營長煩躁地說道，那口氣似乎在下命令。

「爲什麼？老大哥，你又在想心事嘛？」對手親暱地靠近他的肩膀說。

「我每次聽見校歌就會想起以前許多的事來，我煩死囉！」

「想起什麼？」

「想起學生時代！」

「還有？」

「想起我的同學，我的青春……你知道大自然的「時間」是無窮盡的，冬天去了，接着春天又來。可是人底生命只有一個春天，它一去是永不再來的！」

「老大哥，你太悲觀囉，你還年青，你只有二十六歲。不，我應該說，我們還年青，我們軍校出身的同學都還年青，就是一期的老大哥也還是很年青的。」柳連長滔滔不絕地說着，他底流動的眼波在這一會兒似乎更顯出青春的光輝了。

「可！我底心是蒼老的，老弟！」劉營長太息了一下沉鬱地申訴着，「混了四年，我根本能夠再過一次學生生活哩。」

「你不記得校長說過社會就是一個大學校麼？我們將在這里做一輩子的學生呀！」劉營長却似乎沒有聽清楚他的同伴底話語，他聳聳肩膀繼續說下去：「混了四年，把

一顆熱辣辣的心變成了冰冷，可是每次聽見人家唱起校歌的調子，我就感動得流下眼淚。老弟，我一點也不撒謊，我愛聽它，然而又怕聽它。聽見它的時候我常常要記起許多往事來，似乎我返青春，我底學生時代又復活了！」

「不，你應該說你還年青，你並沒有老！」柳連長替他改正道。

「你聽我說下去，」劉營長制止對手打岔子，繼續說，「我覺得所有過去的同学都從抗戰聲里復活過來，一切已經給我忘記的名字，臉孔，身世，志願……都給我記起來了。可是我如今實在不想再幹下去了，我看不見這環境有什麼前途，我也感覺不出這種工作有什麼意義。如果不是爲了抗戰，也許我立刻便要請長假了，老弟！」

柳連長沒有說話，他知道他的前輩，他同情他的前輩，因爲他也享有而且愛着和他底前輩一樣的黃金時代，青春時代。他覺得沒有一個時候比現在和他底前輩更接近了，也沒有一個時候比現在更清楚這前輩了。然而他却無法用一句話語或一個字彙恰恰地表達他這內心底感動。於是他無可奈何地沉默着不再哼起那首「校歌」的調子……

劉營長偶然抬起頭來，一顆彗星像閃電那樣地劃過深藍的夜空，他底思想也隨着那顆彗星沉落了。

三

他覺得在他底全生涯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挺豐饒的一晚，時間的分秒似乎皆在計算他底幸福的過程：是跟妻睡在一張彈簧的「席夢思」上，兩人皆緊緊裹在一條輕軟的薄綢被里，像世間上每個色情的饕餮者躺在愛情的溫床時一樣，他凝視着酣睡中的妻底側臉，耽戀於那美，媚，年青，且在無論什麼時候皆泛起桃色的左頰上所留下的一個銷魂的笑。他底唇輕輕地吻着像大理石那麼明淨的白額；吻着兩葉使他不自主地聯想到那林中小溪的柳眉；吻着那茸茸的使他聯想到春日里蔥蘢的林蔭的鬢腳；他甚至想吻遍這為他所愛的整個身體。爲了這個完美無缺的寄寓着靈性的雕像，他願意用人世間最豪華的王冠交換她底瞬間的愛情。現在他似乎正需要吻遍這個女體的每個部位，而且他覺得自己的嘴唇快要變成血盆大嘴可能地把這具窈窕的女體整個啃進肚子里去……就在這時候，擱在枕畔的自鳴鐘陡然怒鳴起來，把他從綺麗的夢境里拖進現實的人間……

沒有「席夢思」，沒有輕軟的薄綢被，也沒有年輕皎好的美妻。他底眼前只是一片黑，身上躺着的只是從老百姓家里借來的一付發着霉味的薄木板，裹着全身的只是一條粗料的毛線軍毯，而且只有他自己睡在冷冰的堅硬的木牀上。現在，他本能地從軍毯里探出右手來，胡亂地向枕邊摸索一下，把夜明的自鳴鐘抓住了，從閃爍着燐光的羅馬字上看出

時間正是四點二十五分。

「席夢思，」他痛苦地低吟起來。他記得在他底全生涯中就從不曾享受過這種屬於富人底豪華的恩物。是從記不清楚的一個日子裏登在一張「老申報」的一家傢具店的廣告上，他纔認識了「席夢思」這種舶來品的譯名。在那幅廣告上似乎還會詳細地列舉過它的優點，用空前絕後一類的頌詞誇張過它的質料，式樣，效果，；而且最使他念念不忘的一個優點，似乎就是能治神經衰弱的失眠症。從那記不清楚的一天在廣告上認識了這種新穎的傢具後，它也就成爲他底生涯里許多夢寐不忘的恩物的一部份。且曾可笑地許願過：只要在他底生涯里享有愛情，光榮，祿位和「席夢思」，只要享用一年，甚至比這更短的時間，他便會毫不躊躇地收回對命運的咒詛。可是人已活到三十八歲了，卻甚至不曾部份地達成這些小小的願望。實在，他到底要活到什麼時候，纔能分潤到命運的贈與呢？「愚蠢的命運呵，」他癡癡地太息了一下。

自鳴鐘「滴答滴答」地在靜謐的空氣里響着，他不能地探起頭來向窗外凝望，依稀地可以看到一片白濃的曙色彷彿像蒸氣似地正在漂白那殘留於天穹里昨宿的夜色，於是他習慣地又把腦袋縮回到軍毯里去，一邊自付道：「再躺十分鐘便起來。」

他記不清楚從什麼時候起就有了躺在床上耽於幻想的習慣。他覺得在一整天幾乎抽不出一點思索時間的生活中，只有在這個時候生命是完全屬於他的，他可以海闊天空地聯想

他的過去，現在，和預計他的將來。甚至每天在這樣的時候再三再四地重複着那些在記憶里已生了根的聯想。每次思索所得的結論就是：三十八年的歲月里，幸運從不曾走來敲他底生命之門。

十分鐘過去了，十五分，二十分……也過去了，現在曙色已開始浸潤着整個房間，晚春的黎明常常像一個不速之客似地在你不留神之間闖進屋里來。燕子已開始從築在屋檐的窠里跳下窗台，吱吱喳喳地咕噪着；較勇敢的撒野似地且在書桌上遺下一泡糞尿。他終於爲了經不起那一片煩囂的鳥喧，懶洋洋地從軍毯里冒出腦袋，陽光像一些吐着火舌的金蛇那樣地爬向身邊，順手捏起枕邊的自鳴鐘一看，時間已到五點鐘了。

於是他一骨碌的爬起來，跛着拖鞋，在屋子裏跛着，一邊高聲地吆喝道：

「桂生！桂生！打洗臉水！」

可是他連喊了幾聲也沒有回答，於是像通常碰到這種場合時那樣地用威嚴的口吻改叫道：

「勤務兵！勤務兵！」

照例，這一叫，倒靈驗起來。一個身材瘦小臉上長滿酒刺的勤務兵顛顛地端着一盆熱水闖進屋里來，因爲過度的驚慌，熱水盥盪地潑在胸膛的部位上，衣服給濕了一大片。

「報告團附！嗯……」桂生囁囁地低下了腦袋。

「給我趕緊到後園去那邊去，看看司馬政訓員起床了沒有？喲，如果政訓員已經起來，你告訴他，說我在馬上的那邊等他！聽清楚了沒有？」

「報告團附，聽清楚了。」桂生因為沒有挨罵，舒了一口氣，安靜地回答。

「你現在就上吧！」

「是！」便一溜煙的閃出去了。

龍圖附開始洗臉，照例屏息着呼吸把臉浸在熱水里，一分鐘後抬起頭來，用乾毛巾揩了一把。好久以來他便採用這種時髦的洗臉法了。洗後刷牙，一邊捧著鏡子仔細地端詳自己的容貌。常常由於過份措意自己額角上的皺紋，便不自生地湧起一陣無名的悲憤。

「唉，人老珠黃，雞巴不值錢！」他喃喃地自語着，一邊狠狠地把鏡子扔在床上。

現在，他正像平日那樣地打扮得整齊，光潔。多年以來，他對於修飾就非常注意了。他似乎在自己已逝去的青春提出抗議。

「瞧，我還能夠看見你的影子呢！」在臨出門的時候，他又喃喃地捧著鏡子把自己蒼得發亮的臉端詳端詳，顯影自憐似地對鏡中人扮個鬼臉。

太陽的光波像漲滿的河水，草坪上蒼鬱的松針跳動着金色的微芒，這是一個有着豔陽天氣的好晴天，隱隱地山林背後的一座殘破的廟宇給這五月的朝陽漆上一層奶黃的光澤。鳥雀正從馬廐里牽出兩匹栗色的蒙古馬，忙着拴在一株樺樹下，後蹄得得地打着地面揚起

兩股塵土。

司馬政訓員背着兩手繞着那株懈樹踱步，不時低下頭若有所思似地獨語着。

他是一個矮子，然而他卻非常自大，喜歡自擬是個精神上的巨人。他已三十五歲了，儘管他明白在這世界上像他那樣年紀的人已有不少是當代的秉國政者了，可是在他看來，他與別人之間的成敗得失相距得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在命運的盲目。他清楚地知道，佳運是從不會對他作過拜訪的，因為盲目的命運對於那些不懂得幸福或不應得到幸福的人們竟會大量地贈與，而對於那些懂得幸福且應得到幸福的人們却一毛不拔。三十五年了，他不僅不曾實現過那些飛黃騰達的願望，甚至連他份所應得的權利，命運似乎也給他剝奪了。

「喂，對不起，勞你久待！」靜謐的空氣里響着一個人底爽朗的音調，他驀然地停止腳步抬起頭來，看見龍團附一邊嚷着，一邊跑過來。

「喂，我告訴你一個消息！」司馬政訓員用一種信任的眼色眯着龍團附說。

「啥子消息？你說呀！」對手催促着說。

「昨夜新師長在帥部召集的部隊長會議的結果你知道嘛？」

「昨夜我喝醉了，睡得太早，還沒有聽他們說起，你趕快說呀！」

「新師長是陸大畢業的，他對部下的學校出身最注意。他認為行伍出身的都得重新學習，調子唱得多高呀，那王八——」司馬政訓員似乎覺得自己的語氣太嚴厲，趕忙把要說

的話斬斷，警戒地向四周輪了一眼。

「你說下去呀，我們都是一家人。」龍團附祗祗上嘴唇，焦燥地說。

「那王八，他說要調整人事，要提高官兵的素質，說是把能力差的編作附員，支五折薪，做飯桶。願受訓的，他休送。他說應該讓軍校出身的來幹！」

「是新師長的主張嘛？」

「我不扯謊，扯謊的是王八！難道我司馬軍還騙你不成？假定你龍雄不是我的好朋友，我真犯不着管這些閒事，動這些无名火。你是明白人，清楚我們吃的是政工飯！可是那王八倒向我們頭上開刀……」司馬政訓員啾啾不休地申辯着。

「你還不信我龍雄麼？我們同吃一鍋燒的飯已八個年頭了，你說呀！」龍團附帶着變態的口吻說：

「我乾脆把結果和盤托出吧，你大概是決定要被編掉了。政工人員他可管不到，不過既然他對我們印象不好，以後做起工作來問題就多了。問題！媽的，老子準備捲起鋪蓋走！」

龍團附沒有回答。他沉思地眺望着那聳起彌堡的林脊，林脊背後的遠山，遠山頂上的流雲，流雲反背的碧空，遨遊碧空的小鳥……他底視線隨着那葉銀羽時左時右，時上時下；他覺得這隻小生物和他相距得是那麼遠，正象他底一生和那些豪華的願望永遠無法接

疑一樣。過去的生涯似乎又一幕幕的浮上記憶裏來：說他是低能者麼？可是他卻曾在千百人之上，他底一句話也曾是別人要用生命來抵換的命令。若說他是個毫無意義的軍人麼？可是他却在打「國仗」呀！他清楚地知道，自從有了這一次「國仗」，多少懦夫纔變成了勇士，多少仇敵纔變了戰友，多少叛逆纔變成了英雄……若說他底行為不檢，生活浪漫非犧牲他不可麼？不錯，他並不否認他愛打牌，喝酒，玩玩女人，可是那些在千人之上萬人之上，能夠支配他底命運的人就能潔身自愛白璧无瑕麼？事實上是全否定的。並且，即使承認他底生涯里充滿汗點，可是誰能說這些出於他底本性呢？如果沒有那不公的上帝，不公的命運，和不公的人生對他繼續不斷的擲擲與壓迫，他會用酒與女人來忘却自己底不勞與失敗麼？

「就算我低能吧，低能，我墮落，我愛玩……這是「不公」迫出來的，你「不公」，老子就玩，我墮落，我低能……吧！」他喃喃地聳聳肩膀，滿不在乎地微笑着。

這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因原鋪滿了為橘黃的棠花所織成的錦繡，野地已化為黛綠的一塊所織成的草原，河流是輕快的，林青是豐茂的，陽光是柔和的，耕牛是肥碩的，布穀鳥兒的歌喉是清脆的，活在這春暖花開的土地上的人們底心是開朗的，誰能強使他例外地低能呢？

「政訓員，」他低下了頭，望着自己的靴尖低聲道，「我們還是照着昨天決定了的判

「流氓趙家」那邊打山鷄去啦！」

「可是你不應該想個對策嘛！」司馬政訓員聳聳肩膀帶着一種嘲諷的口吻說。「還有，我報告你一個笑話，昨夜新師長在會議席上決定了要組織一個『巡迴教育視察團』，嘿，目的在考核考核本師各級單位士兵教育的進度是否按照上級的規定。等一會或者就有通報來啦。」

「我以為馬哈子好了不得的笑話，這叫做無事忙！」龍團附振起上唇表示厭惡的模樣說，「老子不幹，老子回家當老百姓去，是王八，纔會當哈子附員！」

「你這種辦法太消極，」司馬政訓員搖搖頭提出異議，「你瞧，劉營長抖起來啦，昨魏師長指定了他也是『巡迴教育視察團』的一個委員。」

「劉伯軒這小子麼？」龍團附吐了一口唾沫說，「他是軍校出身，脾氣硬，板眼多，常常走逆嘍！誰叫我沒有一個好老子，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在入伍當年，至少也趕得上入『學堂』進學嘍！我，我這一輩子算是倒霉；我，我這一生算是錯投了娘胎……我，我禽你先人！消極也好，積極也好，哈子都要得，隨你說吧，我們還是打山鷄去啦！」

司馬政訓員沒有回答，他只是仰起頭噓噓地吹着口哨，當他對命運的擲揄感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他常常是用這種習慣來掩飾自己內心的空虛。

現在，兩個瘦小的馬伙忙著替馬兒拴開了繩子，把那兩匹矯健的栗色馬兒牽到草坪

中央，龍圖附首先跨上馬鞍，用踢馬刺向馬腹狠狠地一戳，再把韁索向後一收，馬蹄便轉得也循着草徑疾馳。偶然回過頭來，看見司馬政訓員胆怯地跨上馬鞍，讓馬伏在前頭牽引着，正緩緩地往前趕，於是他惡意地扮了一個鬼臉，用踢馬刺狠狠地向馬腹再加一脚，把後面的人拋得更遠更遠了，他隱沒在一股塵埃里……

四

山岡便倚着山岡，林蔭交抱着林蔭，溪流纏繞着溪流，田原毗連着田原，家屋比肩着家屋，飛鳥比翼着飛鳥……只有那座飽歷風霜雨雪的碉堡却像一個孤苦的老人顛顛巍巍對着這個和平已給戰爭搶走了的世界泛着悲憫的微笑。

雖然還是春髮花開的季節，田原是蔥蘢的，河流是漲滿的，林蔭是蒼鬱的，天空是碧澄的，山巒是光耀的；可是當他面對着這個誰也不能預斷將以什麼方式以什麼時候結束的戰爭時，他是只能像那座孤獨的碉堡那麼無可奈何地對着眼前的春天泛起悲憫的微笑，或者只能懷着像傳奇那麼引人入勝的一種興奮回味那有着豪華的故事的往日，從記憶里撿起像寄寓在自己底生涯里的春天。

當前線平靜無事的時候，他是更易於敏感到自己底生涯里的荒歉。常常會茫然地仰望著那蒼天發楞，心里默對着自己和那曾駐足過的世界之間的距離。現在他似乎變得更絕望

更傷感了。他彷彿意識到自己此生涯只是一種生命的浪費：「唉，四年，難道我所應得的代價就是這一長串痛苦的記憶麼？」

現在，他默默地佇立窗前，漠然地遙望那沉鬱的夕陽正沉向西方赭紅的山凹，黃昏，這不遠之客，給眼前那幅一望無垠的盆地注滿了發藍的暮色，他看見那個風雨無間的軍郵差正走近營房，他底臉色襯着屋里陰暗的牆隅似乎越顯得蒼白。

以前，在這樣的時候，他曾懷着怎樣飢渴的心緒緊盯着這個瘦小的軍郵差從郵包里檢出信件時的動作呵！他正像別人有着這樣的自信：「今天我會有信！」因為他認為人人天經地義地在迢迢的遠方皆有着沒有忘掉自己的朋友，鄉黨，或親族。當那個軍郵差把幸運者的姓名揭曉時，他又以怎樣羨慕的眼色緊盯着那些信件的所有者呵！可是現在他見到了這軍郵差已完全沒有渴望只剩下剩着痛苦。

「唉，難道我所應得的報酬就是這些匿名信麼？」他歇斯的里地自語道「信？匿名信嘛？我不要……」

「報告！營長有信！」陡然一個有着微駝的背姿的勤務兵悄悄地闖進屋里來，手里捏着一封信。

現在，臉窗外正沉澱於黃昏的野景的劉營長憂愁地回轉身來，隨後把勤務兵打發出去。

「天呀，又是一封匿名信！」他把信拆開，歇斯里地喊道。

他開始有點激動，還帶點憤怒；自然這里所寫的也許是一個有著自尊心的人所不屑一瞥的。然而他終於平靜地唸下去。它寫着他是不夠朋友不夠同鄉的人，它寫着他是個趨炎附勢，落井下石的小人；它寫着新師長調整人事的計畫完全是他個人的獻策；它寫着每個被編餘或遣散的人皆痛恨他不該支持新師長的計畫。

他憂愁地讀着，自從新師長到任提出了整理人事的計劃後，像這種人事攻擊的匿名信他已不知接到多少次數了。現在，他似乎從字里行間看見許多被編餘被淘汰的人底不滿的臉，憤慨的臉，責難的臉，一種痛苦的記憶開始湧上心頭來，他似乎又溫習了這樣的聲音：

「我們是有着二十年的歷史啦！」
「新師長是北方人，他不懂得我們的歷史啦！」

誰圍附那張眼睛永遠泛溢着狡猾意味的臉龐又浮上記憶里來，似乎還看見那顆鎖金門牙綻開了鋒利的微笑……

他茫然地踱出屋子，在田野裏走着，在土墳與土墳間走着，日暮的原野是那麼地悲哀，他想起了他底悲哀和人類底悲哀。他還想起了他底平凡的一生，和想起了整千整萬平

凡者底一生。

循着田塍无定向地走着，他把營房拋得更遠了，發藍的暮色開始陰暗起來，天將晚了，蜿蜒在天涯遠處的林木和村舍在眼眸里變爲一些灰黑的斑點，他想起故鄉，似乎又覺得自己正走到世界的盡頭。

一切的記憶似乎都溫習過了，在他底生涯里永遠是充滿了那麼多醜惡的陰龐和醜惡的記憶。使他羞於過去的遺念了。現在，他想起了他底將來，想起了設若有一天他身敗名裂或一事無成而終於厚顏地苟活到成爲一個兩鬢已霜的老人的將來。

（他似乎覺得那一天就在眼前！他設想着，自己正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底大街上獨步。

這之前的許多歲月里，他一直沒有勳章，沒有官位，沒有財富，沒有名譽……他已遭受了朋友，鄉黨，家族……的遺棄。有些人甚至會說他們早就預知他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長久以來，沒有人重視他，也沒有人再談起他。縱或談起他，至多也不外這麼一句：「哼，劉伯軒麼？我早就瞧不起這種沒有用的人！」他的存在根本已不能成爲人們嫉妬或羨慕的對象。爲了忘却這些世俗的糾纏，他開始向人生作一次沒有目的地的漂泊，這樣，有一天終於闖到他底生涯里來。

在他底一生中他從不會在這里出現過，他正像每一個城市底陌生客那樣地欣幸着自己

底人生之旅中又經歷過這樣一個嶄新的驛站。這一個城市雖然住上百萬居民，可是事實上却並不曾有一個人注意他底存在。

他無目的地走着，不自覺地走在一條挺繁盛的市街，偶然瞥見一個人正佇立在一百貨店的櫥窗前欣賞着那裏邊的陳列品。這一個人底存在正是他底生涯里有過一次常綠記憶的見證；這一個人是他用對戀人的熱情交往過的。可是如今他已沒有「他鄉遇故知」的熱情了。也許這人還在幻想着他在世界的一角赫然地生存着吧？也許這人還癡情地牢記着昔日的誓言：「即使你失去了全世界，但你却保留着一個友情！」爲了再多看這友人一眼，他從口袋掏出一根紙煙，挨上前去，輕聲地說：「先生惜火！」

對手吃驚地把嘴上啣着的捲煙遞給他，邊帶着試探的口吻說：

「先生，我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先生姓劉？」

「不，我姓陳，先生認錯了人！」他開始在扯說了。

「可是，二十年前我曾有過一個像先生那樣容貌的友人，唉，對不住！」這人趕緊向他道歉。

爲了不讓一個最期望他的人知道自己的淪落，他終於默默地走開了，像一個陌生人對陌生人一樣，懷着一顆破碎的心，痛苦的心……

「果然有一天我會變成了這樣一個淡漠的人麼？甚至對於曾傾盡我底狂熱愛過的友

人？」他喃喃自語着，不斷地反問着自己。
那天晚上一直到深夜他才回到營房去。他發覺柳連長已在他底寢房里守候了不少辰光。

「大哥，你上那兒去了？」柳連長懷着悲憫的心情聽着他的前輩。

「到外邊散步去了。」

「幹麼這樣晚才轉來？」

「我走錯了路。」

「你挺熟悉這一帶的路徑麼？」

「因為我心不在焉的走着，一邊想起了許多事情。」

「你想些什麼，一定又在想起你的過去？」

「不，我遠想起我的未來。」

「你說給我聽聽！」

「我在想起我的淪落！有一天，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認識我，而我也將沒有勇氣認識任何一個人，不，我應該修正這句話，我不需要認識任何一個人！讓勝利者去炫耀他們底名譽，地位和財富吧！我借用一個曾是我最愛的朋友底話——我只想起牧歌和谷地的和美，只有那一天到來，我的生涯才是一條平坦而穩定的河流……」

「大哥，你太傷感了，你太虛無了，」柳連長沉在悲憫的感情里，低聲的說道：「不錯，我們的一生是平凡的，可是你應該相信，人類底歷史倘若沒有整千整萬平凡者底貢獻便沒有開端。我們也許一生在做着一些踏腳石的工作，拿筆讓給別人，把痛苦留給自己——這就是我們底生涯的全部註腳。歷史家也許將永遠吝嗇他的筆墨，不爲我們的辛勤留下一滴一點的記錄。甚至這樣的一天也還會到來——我們果然淪落地死了，我們滿綴着傷痕的屍體橫陳在曠野上，沒有一個人再爲這一具會對他的同類盡過一點一滴微勞的屍體投下憐憫的一瞥，世上也不會有爲它薄殮的施主。野狗正舐着從創口流出來的淤血，烏鴉正啄食着狼藉滿地的肝腸……有一天，我們想到自己的生涯會有這樣一個終結，我們還會笑的。這的死，是一個挺美麗的，挺羅曼諾克的死！也正是一個戰士底死！」

劉營長的臉因興奮而微紅着，眼眸不時緊緊地盯着桌上跳動着的燈焰。他陡地記起一句他早就想說出的話來了：

「誰能告訴我真理已給我確實把握着，他就是火，就是光啊！」

然而他却感動得不知道利用語言。

柳連長從椅子上站起，緩緩地走過來，緊握着他底前輩的手，激情的說道：

「大哥，我已經把一個軍人底價值完全估計過了，從我們穿上戎裝的第一天起，我們便沒有春天，我們底全生涯和戰鬥只是一個同義語。春天對於我們，正像在一具骷髏上放

着一隻常綠花環那麼地同樣是一個可笑的揶揄。只要你能夠常常念起那幅死的圖畫，當生命在我們底眼睛里都變成不值錢時，還有什麼打擊值得我們介意？還有什麼恩怨值得我們顧慮？大哥！」

「老弟，你說得對，我很慚愧！」劉營長感動的握着對方的手，他的心口第一次打開了，當他似乎意識到在他底生涯里還可以對一個人將自己的一切全部傾訴時，他寬闊地笑了。

「我自己也感到慚愧，大哥！」柳連長似乎意識到自己底靈魂獲得了釋放那麼地舒了一口气，溫情的說：「明天見！明天見！」

劉營長目送着他底後進步出了營房，久久地對着那個有着剛朗線條的背姿起了一種感激的祝福。現在他開始快活起來，他笑，甚至笑到眼睛都漲滿了眼淚，而且一邊哼着他所不願意哼的「校歌」底調子，一邊踱出屋外來。

他沉沉地在營房的四週漫步。這是一個有着使人遺去許多荒誕的情操的月夜。

「晚點」號早就吹過了。他打那些擠滿士兵的寢房的窗下走過，借着從窗外爬進去的白濛的月色，他開始在每張熟睡的戰士底嘴唇上讀到一頁充滿着波瀾起伏的傳奇；從那些用襪襖、軍服緊裹着的肢體上望着一個寄寓着絢爛豪華的一生底巨像。

那幅死的畫圖似乎又浮上眼簾來；血從太陽穴流出來，肝腸從創口擠出來，野狗在抵

着那些血液，蒼鷹打領上飛旋……然而死者的臉還在笑着。

他的視線偶然地投在那些睡熟的臉上，每張臉皆在告白着各自內心的和平，淳樸和滿足。他開始認識到自己底生涯里所遭遇過的，無論幸福與痛苦，愛與恨……比起士兵來，皆太平凡，太渺小。

「因為我們底生涯只是一條平穩的淺流。」他沉思道，「我們還得學習學習，還得向這些弟兄學習。」

他在月下獨步，不時仰看着星空微笑，他彷彿像一個耽於玄想的學究，常常在野外流連忘返一直到深夜……

五

戰爭又以繼夜地進行。

只是爲了爭奪一個高地，一個山丘，一處城鎮，一個村落，甚至只是爲了爭奪一座碉堡，或一所建築物。……

天是蔚藍的，繚繞的硝煙卻像畫布上無意的筆汗，原野上被砲彈摧毀了的植物的遺骸，在陽光下，愈顯得焦黃。田原已不再漂漾油菜花的花香，河床已不再響着輕快的琤琮，家屋已不再冒起繚繞的炊煙，鳥兒也停止了悅耳的歌唱。雖然現在還是春暖花開的時候，但戰爭的黑手已姦汙了大地，人們只能悵望着廬舍的空櫛，憑弔着千萬萬無名的國殤，聽聽爲砲彈和機關槍所織就了的「戰爭交響樂」。

現在，在頂蓋用泥土和青草偽裝過的砲位的地下室裏，劉營長久久地用望遠鏡觀測着正面的敵人，他把握着每一秒鐘，隨時把自己觀測所得的結果命令隨從紀錄下來，於是他又忙着搖軍用電話和師長團長通話，之後，他又循着「交通壕」四處巡視，他忙着糾正工兵的缺點，忙着訓示担架隊的任務，忙着指正哨兵的「標尺」，忙着慰問負傷的部屬。……爲了祖國的緣故，他連一秒鐘也不能便宜給敵人。

甚至當砲聲稍微稀落的時候，他往往還在不斷地對弟兄們進行教育的工作。

「不許浪費一顆子彈！」他威嚴地提出警告。

「一顆子彈換一個敵人！」他用這一句話提高士兵們的戰鬥精神，提高士兵們的射擊水準，號召全體官兵珍惜子彈基於自己的生命。

但有時，他也會幽默地改換過一種方式說：

「弟兄們，不要小看自己哪，以前外國人瞧不起我們，但是我們打了五年的仗，卻打出來了！外國人現在都說我們是四強之一，把我們比作反侵略的老大哥。他們都喜歡和中國人交朋友，喜歡吃中國飲食，」說到這裏的時候，他舐舐乾燥的下嘴唇，揮動着他的食指繼續說，「弟兄們，別饞嘴呀，外國人因為羨慕中國的文化，因此也就羨慕中國的飲食，「吃飲食」也是一種文化呀，懂得麼？」

「懂！」士兵們齊聲答道。

「外國人都喜歡開設中國館子，聽說在印度加爾各答地方，有一家叫北京飯店的館子，菜單上還列出不少稀奇古怪的菜名，什麼「炸東條」囉，什麼「活剖希特勒」囉，什麼「粉蒸軸心肉」囉，味道據說不錯，你們要想吃好東西，就得努力打鬼子！」

他就這樣威而不猛地教習着和督束着自己的弟兄們，弟兄們是既喜歡他又怕他的。

他奉命堅守這一座山丘已十四天了，爲了誰奪得這一座山丘誰就可以控制對力的交通供應線，因此敵人妄想憑藉優越的火力把這座山丘佔領下來，但由於劉營長的指揮有方和

弟兄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敵人的進攻始終無效。

他再沒有一個時候比現在更清楚人生的意義了。在他看來，人生就是一個戰場，就是一個民族全部生涯來說，今日的我與昨日的我戰爭，明日的我又和今日的我戰爭，只有不斷地和自己的弱點戰鬥，自己才可能獲得進步！就一個民族全部歷史來說，光明的勢力和黑暗的勢力戰爭，進步的力量和落後的力量戰爭，只有這樣一個民族才有前途。所以，他常常對弟兄們說：「人生在世，正如走上戰場，每一個人都得做一個勇敢的戰士。」

可是，當一顆砲彈咆哮起來的時候，當一顆子彈稍微偏向要害一公分，或是在一顆榴霰彈的「彈着點」內就可能在一秒鐘間毀滅了一條生命的時候，沒有一個戰士還會措意於他底生存的空間與時限。他知道在這樣的場合，已毋需他再來說教，勇敢的美德很自然地發揮到最高度，更沒有人再對生與死來得及懸念。人們只是對身旁倒臥在血泊中的戰友瞭了一眼，卻一秒鐘也不敢懈怠地緊握着手中的武器，瞄準着敵人。

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底內心連一點悲哀的感覺也不存在。難忘的這些充滿着血海深仇的日子啊，世界對於他已不再是詩之國，花之都，夢之鄉了。面對着這人生戰場，他沒有忘卻這十個月的日子是怎樣的一段過程。爲了守住這一座山丘，每分秒的時間，每尺碼的空間，都是用生命做代價換得來的。不能忘卻的大時代啊，不能忘卻的充滿着生與死之角鏖的人生啊，爲了守住這一座山丘，他像給許多戰友送行一樣目送着他們死去。他清楚地

知道，在傭兵時代的中國，這些身上緊裹着一襲襤褸戎衣的孩子們，大抵皆有着一個寒微的身世，大抵皆以貧苦的農村做搖籃地，他們該有一個滿頭華髮的父親吧？他們該有一個少艾的情婦吧？

現在，陡然一個傳令兵循着「交通壕」趕上他身邊說道：「報告營長！師長的電話！」他細看一付嚴肅的臉孔，屏息着呼吸端起聽筒。

電話機裏正隱隱地響着師長的吼聲：

「……有兵力與我相等之敵刻在正前方二里譚家莊佔領陣地，本師有攻擊該敵之任務。本師長命汝率領全營由廬山至唐山向譚家莊攻擊前進！須於本日下午五時五十分擊退譚家莊之敵，將該地佔領後待命！左翼爲黃營，右翼爲陳營，本師長在陳營，完了！」

他隨手把聽筒放下，檢視左腕的手錶，時間剛剛五點。「挨打的時間總算過去了，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他愉快地自語。

於是，他忙着對手下的三個連長發出「營展開命令」。

第一連連長與第二連連長在接受命令後，爲了爭取時間，立刻循着「交通壕」回到原地發出「連展開命令」。

現在，劉營長卻緊緊地一把抓住第三連連長柳明不放，他底發亮的眸子緊盯着對方那張年青而又正直的顏面。

「老弟，好好地幹呀！」

「是，還有什麼吩咐？」

「記住，發揮我們軍校的精神！」

「是，我一定不會辜負前期的同學！」柳連長直捷地回答，之後，頭也不回地衝出掩蔽地，回到原處執行「速展開命令」了。

整個山丘似乎都開始咆哮起來，弟兄們皆彷彿以面迎着一個假日那樣的心愉迎機戰鬥，空氣裏沸騰着排長們、班長們發出「疏開命令」的吼聲，和弟兄們明朗的歡呼聲。

「目標，正前方，獨立家屋成散兵羣！」

「目標，左前方四百公尺處，森林一帶敵人散兵，步槍組火力掩護機槍組，增加左翼！」

「目標……」

大地開始怒吼起來，廬舍被拋上半空，森林被支解成粉末，原野有如山崩海嘯似地搖撼着，旋轉着，地雷的爆破聲，震耳欲聾。泥塵蔽空，有如飛蝗。太陽已走失了紅潤的光輝，夕暮的蒼茫正象徵世界的末日……

衝鋒號響了……

六

「槍在我們的肩，
血在我們的胸膛，
我們要捍衛祖國，
我們要馳赴沙場。」

統一意志，

集中力量；

衝！

衝破一切惡勢力！

幹！

我們真貫徹 總理的主張，
抱定殺身成仁的決心，
發揚中華民族的榮光！——

天快要亮。

他從昏迷中甦醒過來，窗外正飄漾着悲壯的歌聲，這歌聲是那麼諧和，那麼悠揚。他迷糊地微張着一雙倦眼，那些弟兄們寄寓着大陸國民特有的純樸與敦厚風格的顏面，彷彿又在眼前出現。這些顏面，這些歌聲，在他底生涯里老是那麼熟悉，那麼親切，彷彿像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密友一樣，從未走失過記憶。五年了呵，這些患難與共的弟兄，這些有着寒微的身世卻並不缺少人類崇高情操的弟兄，這些人生戰士呵，他想站起來和他們每個人交換一次溫熱的握手，或一個親切的微笑。

然而高度的體溫，使他立刻感覺他底肢體整個在燃燒着，而且彷彿在千鈞的重壓下，已失卻了活動的作用，不能再在他的意志指揮下行動起來。他仍舊無力地躺在床土呻吟着，現在，他陡然發覺整個視野全是白茫茫的一片：白的天花板，白的牆，白的床巾，白的傢具，白的窗櫺……

於是他重複閉上眼皮，一邊發出輕微的嘆語：

「天在下雪麼？」

「劉營長」，站在床沿的一位白衣女護士溫婉地說道，「不要胡思亂想吧，現在還是春天呢！」

「什麼？」劉營長抬起沉重的眼皮，眯着這位年輕的女護士惶惑地問，「請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營長先生」，女護士攔阻嘴唇，一邊用食指攔在下嘴唇唇答道，「這兒是陸軍第×野戰病院，醫官說過，絕對不許你說話！」

他太息了一下，卻沒有提出抗議。現在，依舊有雄壯的歌聲從窗外流進來，這一次是「怒潮澎湃」的調子。

他沉醉在這悠揚的歌聲中，這歌聲彷彿像一條小河，從一處來，又奔流於遠方去。現在，他底情感就在這歌聲里回航到遙遠的往日，那些充滿着幻想與青春的往日，那些充滿着愛情與陽光的往日。不能忘卻的青年時代呵，不能忘卻的蔣校長溫熱的握手呵，不能忘卻的那些道貌岸然的教官們的宏論呵，世路是那麼地康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那麼地和易，他彷彿又生活於那些在記憶里早已褪色的人們中間，這兒走失了記憶的顏面又重新在眼前出現：這位是黃林，同期同科的戰友，一個樂觀的矮胖子；這位是陳棟材，同期砲科的戰友，敏感而機智；那位是陳季生，同期騎科的戰友，沉默寡言的苦幹份子……

可是，一個不良的預感陡然湧上心頭，他苦痛地自忖道：

「難道我已經走進冥國了麼？不然，為什麼我還能夠會到陳棟材、黃林、陳季生他們？這些人不是都已戰死了麼？」

他困難地微睜着眸子，窗外依舊飄漾着雄壯的歌聲，他慶幸自己還在活着。這時，他仰望着天花板，那些脫落了油灰的地方，開闢了他底幻想的境界，替他塑造了許多形象的

翰廊：這里有山、水、田，有鳥、蟲、魚，也有人物素描。身材高大的使他想到是新上位的候補長，麻臉的是黃團長，頹廢的是龍團附，油滑的是司馬政訓員，英俊的是柳連長。現在他彷彿看見他們皆挨近他的床沿，從他們的臉容上，他讀出了同情，關心和崇敬。

他彷彿聽見候補長沉痛地在說：

「這樣勇敢的同志，這樣年輕的同志，怎樣就能夠離開我們呢？」

另一個人的聲音里充滿着口吃的毛病，這似乎是黃團長在說話：

「劉劉營長，我我我兄弟需要你，你你你的精神不死！」

第三個說話的人，是龍團附，他底說話也入情入理：

「以前我誤解你，朋友，你是偉大的，我現在崇拜你！」

司馬政訓員也和善地說道：

「你是勇敢的戰士，我還得向你學習！」

最後，似乎已輪值到柳連長說話：

「大哥，不要害怕，不樣傷心，離開我們也要笑着地離開，不要忘卻在人生的戰場上，我們一生也許都在做着一些磨腳石的工作，拿幸福讓給別人，把痛苦留給自己，這就是我們底生涯的全部解釋。大哥，不要忘卻，我會告訴你那臨死的圖畫吧，有一天，我們底滿綴着傷痕的屍體橫陳在曠野上，沒有一個人再爲這一具曾對他的同類盡過點滴微勞的屍

體投下悵悵的一瞥，世界上也不會有爲它薄殮的施主，野狗正舐着創口流出來的鮮血，烏鴉正啄食着狼藉滿地的肝腸……有一天，想到自己的生涯里會有這樣的一個終結，我們還會笑的，大哥！」

他開始覺得整個屋子里都擠滿了人，那些緊裹着一身襤褸戎衣的弟兄們，皆屏息着呼吸，細着一付焦慮的臉容，也開始有人默默地飲泣，一邊將一面國旗覆蓋在他身上，床沿已堆滿了簪着白花的花環，遠處飄漾着弟兄們「吭唷」的喊聲，大概正在爲他挖一個黃土坑……

「謝謝你們……」他喃喃地囁語着。

高體溫使他的視野慢慢地模糊起來，聽覺慢慢地遲鈍起來，那些幻覺上的顏面慢慢地化淡，那些幻覺上的聲音慢慢地暗啞……

沒有國旗，沒有花環，沒有人替他挖個黃土坑。沒有人在他的身旁，窗外的歌聲也早就停止了。有一片陽光落在他安靜地躺着的床上，他微笑着，像以歡愉的心情等待着一個假日似地等待着一個生命的終結，除了敵人，他曾予以寬恕了，他並且替所有的戰友們祝福。

他安靜地閉上眼皮，默默地等待離開了這人生戰場。

他沒有離開這世界。

無像一個倦於世途的隱者一樣，生活里沒有鬥爭，也沒有憂慮，他一直被和平與寧靜所圍繞着；有適當的食物和親切的看護，也不缺少陽光與新鮮的空氣。他現在是帶着滿足的心情，默默地迎新送舊似的度過每一天，雖然戰爭還在遙遠的東方向繼續猛烈地進行着，但，在這幽靜的小小的醫院里，人們的生活是幾乎與戰爭的鉅禍脫節的。

當秋天到來的時候，他底臥榻有時也爲窗間那棵老楓樹飄落了幾片血紅的楓葉，平添了幾分秋色。隨着他底腿傷已告復原，他開始重新體味到健康的愉快，雖然因爲先前施行手術時流血過多，使他底體力始終還沒有展到負傷前的水準。

師長從遙遠的南方打電報來，除了特別慶賀他的健康已告恢復外，還核准他當下月的休假。他既愉快而興奮，他開始幻想着將怎樣在家鄉里安排這一段光陰之類的问题。

他總要了一封出院的手續，領到師部發下來的獎金，一切問題都很順利地解決。在這一個偉大的戰爭時代，人們儘可能地給予這位年青的英雄以方便是不難想像到的。於是，他愉快地和醫院里每一個人握手，絮聒地申說着內心的感謝，並且還對大家宣誓，在他重上戰場後，將以加倍毅敵的努力來報答這些恩人。

他底家鄉距離這所後方醫院並不太遠，只有兩天的水程。船票和艙位早就有人替他安排，因為照料一位勇敢的戰士榮歸故鄉是有慈腸識大體的衛務人員的本願。在啓程的時候，他又一次和送行的人親切地握手，這一次，他永不會忘卻那位年輕女護士底發亮的烏眼珠。在船上，他安靜地躺着，沉醉在潺潺的流水聲，像沉醉在一首無語之歌里。五年了呵，像一個走江湖的賣藝者那麼地跨過青山，又渡過大海，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那麼地在天之涯地之角流轉着，如今他帶着勝利榮歸故鄉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在人生戰場轉戰了五年後又回到原地去，他還讀着：故鄉、家族、友誼、愛情……這些在他生涯中遠別已久的恩物又將重新回到身邊來，想到滿意的時候，他笑，笑到眼睛都漲滿眼淚。

第三天的黃昏時分，他回到故鄉，這是一個邊城，蒼茫的暮色使過路的人沒有辨出他的臉容。他想像着他底父親將得到一次意外的歡喜，就忍不住傻笑。但在這些戰爭的歲月里，故鄉的景物已全非舊觀，殘敗頹垣，零亂的瓦礫，荒蕪的田園，門可羅雀的商店，和那些家屋底稀疏如豆的燈光，皆給他帶來了一陣不良的預感。

他終於到達自己的家門，那扇油漆早已脫落的大門正半掩着，他悄悄地闖進去，希望耳邊立刻聽到一個歡呼的聲音，但不幸屋子裏現在卻閑無一人。他借着一盞菜油燈的光亮，站在屋子中央向四周的什物打量。雖然他在這屋子裏度過他底少年時代，但是，眼前的一切對於他是多麼陌生呵！一切皆不再照五年以前那樣安排，室內的傢具什物皆那樣

饒零亂、陳舊、寒儉，照在四壁的中堂、字畫、和那些家庭生活照片，是那末模糊、焦黃、又封滿了塵埃，似乎這一切從不曾給主人整理過。他幾乎不敢相信這裏就是哺育他底少年時代的搖籃，五年以來他日夕追念的那個可愛的小天地。

現在裏間有一陣輕微的咳嗽聲，接着響起一陣緩步的足音，一個老頭兒喘着旱煙桿滾着方步走出來，後邊跟着一個老婆兒。

「唔，」老頭兒驚愕地止住脚步，眯着來客發問，「你是誰？」

「是我，」劉營長衝上前去，大聲地說道，「爸爸，媽媽，是我！」

「哦，哦，」父親放心地點點頭，微笑着說，「是伯軒麼？怎麼想起回家來瞭？」

「在外邊混了那麼長的日子，」兒子緊握着父親的手，顫聲地說道，「五年囉，爸，難道我還不該回來看看爸和媽麼？」

「伯軒，你坐下來講瞭！」母親眯着發亮的眼珠在打量兒子，一邊給他搬動着椅子，一邊喃喃地自語道，「阿彌陀佛，國來就好囉！」

現在，父親起勁地吸着旱煙，那迷濛的煙霧似乎掩蓋不住這老人底愉快的臉，他低聲地瞞着老婆兒道：「媽，你到廚房打發李嫂多做兩樣小菜吧，伯軒好久不曾喫到家裏做的菜囉。」

「爸，你別叫媽操心吧，我是個老粗，最不講究吃東西。」兒子溫婉地說。

「是媽替你操心，又不是別人，你跟爸多談一會兒罷。」老婆兒親熱地向廚房走去，一邊喃喃地嘟囔着，「阿彌陀佛，親生兒子回來了……」

兒子開始給父親敘述五年的離情，他告訴父親自己如何度過這艱苦的五年，他底描述把老人帶到另一個世界，那里充滿着生與死的角逐，愛與恨的交織，光明與黑暗的決鬥，正義與暴力的交鋒……。他告訴父親，生活是人吃人的解釋，他是怎樣倦於飛翔，苦於流浪；他告訴父親，他願重溫舊夢，喚起那已逝去的金色的年華。

父親也憑他貧弱的記憶力為兒子追述五年的離情，他告訴兒子，五年的戰爭，把這小小的邊境帶來了血腥，帶來了不幸。生活，在這里也只是充滿着人吃人的消息，那些龜縮的日子是永不再來，正如青春永不重返老人身邊一樣。

「唉，生活，」父親太息着，「真是難挑的担子呵！」
兒子默默地盯着滿頭禿髮的父親，讓每一根白髮，每一條皺紋告訴生活怎樣在磨損父親底健康的消息。

「物價這樣高……」父親的聲調和哽咽沒有分別。

「那末，大哥不能幫助你麼？爸！」兒子小心翼翼地問。

父親起勁地吸了一口煙，低下頭，帶着傷感地口吻說：「別提你的大哥吧，這個敗家子，不務正業，一天到晚就是喝酒，玩女人……」伯軒，我一生的指望完全交在你身上

呵！

兒子默默地聽着父親低暗的嗓音，望着父親底還十分英武的臉龐，依稀地還想待到父親也會在人生戰場上躍馬橫刀的雄姿，讀書人的父親就憑着一付明智的手和腦樹起過一家的繁榮。眼前的這些傢具，字畫，還有這一幢古屋，雖說是那破爛，陳舊和寒酸，但在這上邊卻可以看見父親辛勤的烙印。由變民的祖父到讀書人的父親，這是一段艱難的路程。可是那些難忘的掙扎，那些可歌可泣的鬥爭，在他，一切皆成過去。他底白髮，使人只想起了霜降之日墳頭上的衰草。

「那末，兒子，你怎麼呢？」兒子胆怯地追問着。

「唉，你大哥在三年前就領着一家大小搬到河西壩的鄉下安家了，現在你已經有了三個姪兒子。你大哥不爭氣，終日遊手好閒，你的嫂子卻是一個能幹的女人，省吃費用，她燒光靠在小學教書的收入挑起了一家數口的生活担子：——父親慢吞吞地申述着，他底臉容似乎在幽暗的燈光下愈顯得疲弱，焦黃，彷彿像挑不動這種生活的追思的担子。現在，一位年輕的女僕已開始忙着張羅晚餐的食具，母親卻起勁地端親手烹調的幾道小菜。在用餐的時候，母生的美德發揮到最高度了，這位年老的婦人，停止思考，只是憐愛地眯着兒子用飯的姿式，頻頻地催促着對方努力加餐。

「多吃菜，少吃些飯。」伯軒，在外邊一定吃夠苦頭囉！」他喃喃地對兒子說，一邊

還舉箸把分量挺厚的肉塊放在對方的飯碗上。

「媽，你別只顧到我，你也得吃一點呀！」兒子感激地要求自己的母親道。

飯後，母親領他回到自己的寢室裏。五年了呵！現在，他終於又回到自己的世界裏來！這家屋雖然是那麼古舊，眼前的傢具雖然是那麼簡陋，甚至剛才擺在面前的那頓晚餐也談不上豐盛，但他卻意味到前所未有的興奮和快樂！因為這世界是屬於他的，父母之愛不是任何人倫範疇所能代替的，這是他的王國！

他裹着新洗的被褥躺在床上，母親却坐在床沿溫柔地輕撫着他額前的短髮，告訴他許多瑣碎的家常。他微笑地望着兩鬢已斑的母親，他意味到人生的歲月是何等殘酷，世事是何等經常！他想竭力從這老者身上去追索她底青春的音容，他甚至許願如果他能夠獲得一生的青春，他寧願拋棄世俗的王國。他也把他底世界的消息和她交換，他告訴她。戰場上的人生無常，一顆子彈只要偏向要害，一分往往就斷下一個人的生命。

「伯軒，你答應媽，別再回到前方去！」母親顫聲地懇求着，眼睛已漲滿了眼淚。

「我答應媽，」爲了安慰那顆拳拳母親的心，他開始撒謊了，「媽，你也累了，早些睡吧！」

他把母親哄出去，現在，他躺在床上，如飲佳釀似地陶醉在關於那個僵硬的背姿的聯

想，那個曾經默過多少人生的憂愁的背囊呵！他遂有了成年以後第一次的哭泣了……

但是，他沒有號啕大哭，只是小心翼翼地蒙在被窩里哭泣。他清楚地知道，像他那樣以從事「殺人」為職業的人，是不應該有眼淚的，而況他底本質也並不如此脆弱。可是，入總常常在快樂到極點的時候會悲從中來，因此，他所流的眼淚也只能是屬於快樂這個範疇的。

八

本晨，他還保持着在營房生活時的本色。當他聽見這邊城的駐軍所吹的第一次號音便跳起床來。也還是照着一個軍人應有的習慣，用冷水洗臉，之後，悄悄溜出屋外的草坪，做十五分鐘的健身運動。秋日的黎明是那麽寧靜，紅日開始衝散昨夜的暮，空氣里已泛流着甘美的芬芳。城頭的旗竿已飄揚着一面鮮豔的國旗，隱約地還窺見那上邊站立着一個戰士底雄姿……

這是他底新生活的起點！他決心要好好地安排他底日程。偉大的故鄉！史詩的城！這里有他底家族、鄉黨、朋友、母校，也曾埋着他底初戀。他將分別給他們作一次親切的訪問。現在，他以愉快的心境呼吸着這一天的朝氣，和迎接這一天的初陽。五年了呵，想起那一長串行蹤飄忽的日子，生命是像路隔一朵野花那麼地被遺棄在生死的邊緣。不是和暴雨戰鬥，就只有死亡。如今卻像溫室里的花朵那樣地毋需顧慮到別人的踐踏了，因為他已回到了自己的家園。

於是，他情不自禁地大笑大叫，手舞足蹈，開始稚氣地炫耀他的歌喉。他朗朗地接連三唱着一些軍歌，這歌聲甚至驚醒了仍在睡夢中的鄰居。然而人們大抵皆已知道這一套唱了一個光輝門庭的子弟，對於這個剛從前方凱旋歸來的英雄，在這禮貌冷遇，卻也是一

個最愛清靜的人，也會耐性地傾聽他的歌聲。

他回到故鄉來了，這是他的家，他的王國。他開始注意着他底家的一切，正像一個君主留心他底子民。他開始動手爲那幾盆餓於營養的野菊澆水。接着又把那些鷄窠的門楣開放，讓那隻母鷄咯咯地領着一羣小兒女也開始享受這一天的朝陽。

現在，母親眨着惺忪的睡眼從灶房間走出來，喃喃地怨艾着：

「伯軒，你瘋了麼？大清早就鬧得天翻地覆……」

一邊說着，卻掩不住內心的喜悅。於是又氣喘喘地回到屋里把女僕喚醒，打發她燒早餐去。

從此刻起，這一家，似乎迎着一個節目那麼地開始忙亂起來。

父親似乎也比往常起床得特別早，一切都似乎已開始轉動，那些終年累月爲灰塵封鎖着的傢具，字畫，已開始有人替它拂拭洗擦，那些位置七零八落的擺設也開始有人爲它整理，收藏。因爲這一家的空曠現在已經填補起來，人們心上的空曠似乎也給填補了。生活里似乎又可以意味到春天，因爲這一家的少年主人已給他們帶來了溫暖、希望和光明。

在早餐的飯桌前，父親還絮絮不休地對兒子說：

「伯軒，我這一輩子完全指望在你身上呀！」

在這時，母親也會穿插一兩句。

「伯軒，你別再回到前方去吧，媽還要你送終呢！」

兒子似乎已倦於作徒然的慰藉，只是默默地嚼着稀飯也，還不脫軍人的動作，他只花費五分鐘時間便吃完了他的早餐。於是他有分寸地對父母說出一個兒子臨出門時應說的話：

「爸，我看大哥去，」一邊用更溫柔的聲音對母親說，「我不回來吃中飯了，媽！」於是愉快地溜出屋外，把父母親切的叮嚀扔在背後，循着大路邁開闊步，他甚至還得意地吹着口哨。

戰爭給這邊城帶了災難，在秋天的日子里，似乎更顯得蕭瑟、淒涼。他親切地注視着每個過路人，渴想着從每個行人底顏面上喚回那已逝去的音容。可是那些顏面是如此陌生，連他也不敢相信自己曾是這個邊城的居民。那些街道似乎也走了老樣，以致他常常得向行人請教才少走了些冤路。現在，他開始掏出一本懷中手冊，默默地記熟註在那上邊的門牌。他奢望着將要給這些少年時代的伴侶一個意外的歡喜。他想像着不久就要實現的偎倚、甜吻宴飲和談敘。他底臉，因此也掩不住內心的興奮而微紅。五年了啊，他實在需要重溫往日的情愛。

但時間卻常常是那麽殘酷，甚至連這以瑣碎的願望也斤斤不與。五年，戰爭中的五年，離亂的人們已不再照老樣安排生活。人與人間的正常關係早已脫節。當他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街道門牌摸索到了，他懷着滿腔希望準備作一次訪問的時候，他卻開始領略到

失望。因為當他提到那些被訪問者的姓名時，他所得到的回答只是：

「×小姐麼？牠早在三年前離開這里了。」或者是：「沒有這個人！」

沒有假倚，沒有甜吻，沒有宴飲，也沒有談敘。有的只是失。了友誼與愛情的悲哀，失去了青春與溫暖的悲哀。這邊城的路人雖然是那麼熙攘，然而他卻仍懷着離羣者那樣寂寞的心情。他已無復先前那樣的豪興，只是默默地巡迴着這邊城的每一條街道。

他走在這邊城西邊的盡頭，從這里他雇了划子渡過河西，河水依舊幽幽地哼着它的老調，但時間已換過不知多少年頭，河岸已不知換過多少批行人。這已不是他的故鄉，也不是他的王國。因為在他眼前的一切都已走了老樣。

傍午的時分，他終於到達了河西端，村犬對他這一位陌生客的光臨，懷着敵意那麼地狂吠。三三兩兩的村童爲了好奇卻遠遠地在籬邊尾着，娘兒們則眨着狐疑的眼色在竊竊私語。

他終於摸索到他的目的地，這是一幢草蓋的平房，他看見在門檻上正呆坐着三個小孩子在晒太阳，大的約摸七八歲，最小的約摸三四歲。於是挑着頂大的一個輕聲地問：

「小娃兒，你爸姓劉麼？我說劉伯容。」

「是——」

「你媽姓錢麼？」

「是——」

「我是你們的叔叔，知道麼？」

小娃兒們不言語，只是抿着嘴笑。

於是 he 放心地踱進屋裏去，他希望立刻就遇到一個歡呼，或是交換一個溫熱的握手。屋子裏這時正對坐着一對中年夫婦，男的戴着一頂西瓜皮帽，搖晃着腦袋，醉態可掬地眯着來客，幽幽地哼着：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羣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

「大哥！」

「唔，」老大呆了半會，問：「你是老二麼？」

「算！我回來了！」伯軒答道。

那個蒼白的少婦人早已起立讓坐。

「二叔，請坐！」

「嫂子好？」

「好，二叔好？」

「好，大家好！」

「媽，」老大插嘴道：「你多添兩隻菜吧，老二愛吃甜的。」

「隨便點好了，嫂！——」伯軒自送着嫂子下廚去時說。

「來，老二，你愛大麵還是茅台？五個年頭了呀！讓我們弟兄乾這一杯！」老大替老三斟酒，一邊端起酒杯端上唇邊。

老大多喝了兩杯，話題似乎就更多了，他開始絮聒地問長道短。

「老二，你抖了！可是我劉伯容是有骨氣的人，我不會拍，不會吹，媽的！不拍不吹自然抖不起來啦！但我要做人，老二！人字你懂得寫麼？人是頭頂天兩腳立地，我要做人，我不投靠誰，也不指望誰，老二！」

「大哥，以後的日子就會好起來的。」伯軒悵悵地說。

「好？」老大冷笑地說，「三十功名塵與土，我劉伯容今年四十，早就看破了紅塵，看破了花花世界，我偏不求好！」

「大哥，你酒喝多了，要傷身體。」

「我不像你，老二，你自然是用不到學我，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我們弟兄各走各的路兒就是！我劉伯容，安貧樂道，萬事不如杯在手！」老大邊說，邊喝，一邊還哼着：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

「胚！」嫂子從裏間正端菜進來，一邊生氣地說，「你裝什麼酒瘋？」

「嫂子，」伯軒從旁幫腔道，「你得勸他少喝些才好呀！」

現在，一家大小都圍坐着吃午飯，伯軒默默地聽着哥嫂間的爭執。沒有愉快，沒有溫暖，甚至那幾個小兒女也不帶一點天真，只是木訥地成爲幾件吃飯的機器。

他粗率地用完午餐，在告別時，還給每一個小姪兒一點糖果錢，他溫和地對哥嫂說着道謝的話，說着一個兄弟間叔嫂間應說的話，他還給每一個小姪兒愛撫一番。於是他似乎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已盡那麼地揚一揚手，就這樣告別了。在路上，想起往日的年華，想起往日的夢境，想起往日的愛情，想起往日的友伴，只感到幻滅的淒涼，他笑，他裝着非常快活那麼地笑。但他知道一個人在狂笑的時候也正是內心最想痛的時候。

然而他卻還不曾終止了嚮往昔日的心緒，人總是不到幻滅時不會忘卻自己的過去的。爲了要對他會駐足過六年的那所縣立中學再作一次訪問，現在，他是朝着與回家的路徑相反的方向走，他計算着還有整半天的餘裕時間，可以足夠對付往返的途程。於是他僱了一乘「滑杆」，讓那兩個衣衫襤褸滿臉衰頹的輿夫，把他扛着穿過羊腸的小徑，又翻過四十五度的山坡。秋日的楓林把滿坡染成橘紅。寂寞的林！被遺忘的山！沒有樵夫，沒有牧童，沒有簪着蘭花的頭髻，也沒有伐木者的山歌。有的只是輿夫喃喃的絮語，絮語着人生的磨難，絮語着往日出沒於這座山林的草莽英雄。

他默默地傾聽着那喃喃的絮語所編織成的許多故事和傳奇，在寂寞的山道上，那絮語

彷彿代替了春日的鳥喧。現在，他吸食着劣質的紙煙，想像着他將要重新拾起那已逝去的年華，想像着他將要走近那些遠比他更年輕的人羣，從那里重新喚起青春底音容，於是他又微微地減輕內心鉛樣的哀愁，他甚至也還有興緻欣賞這秋日的山景。

與夫以他們矯健的步伐，把他送達目的地。校址原是一幢古老的大祠堂，十幾年來，牠把這邊城的子弟從愚昧的深淵里拯救出來，打開了他們智慧的眼睛。年代的風霜，已深刻地雕鏤在那扇油灰已經剝落的校門。多少年來，一批批年輕人從這裏走進走出，而現在，這祠堂卻依舊是培育這邊城子弟的搖籃。

當他悄悄地闖進去，沒有人認出這位來客曾在這裏度過他底中學生涯。自從他結束了這段生活，經過八年的長別，今天纔第一次重叩母校的門。

現在，一位滿頭華髮的老傳達從後邊趕上來，焦急地問道：

「請問先生，您找什麼人？」

他停住腳步，回頭眯着這一個兩頰瘦削的老傳達，在這張瘦削的臉上，讀出了一個熟悉的生涯。友誼的笑紋立刻泛流着，他溫和地說：

「老毛，還認得我麼？我是劉伯軒，八年前在這里唸過書的劉伯軒。」

「噢！」老傳達興奮地搔着腦袋道：「記得，記得，劉先生，你現在那兒得意嘛？」

「我剛從前方來」劉伯軒也因興奮而紅着臉道：「老毛，你比以前長得更結實更年輕

了。」

「那裏那裏，」老傳達忙謙遜地說：「我是人老珠黃雞巴不值錢！」

「陳校長還在麼？」

「在在，這在，」老毛想了一想，高興地接下去說：「現在他正在高一級上課，我引去！」

「不，」劉伯軒說：「我們等一會再談吧，你讓我一個人去好了。」

他擺脫了這位老傳達，穿過一條甬道，很快地就走近高一級的教室來。現在，他悄悄地佇立窗外，凝視窗內這許多年青人正肅靜地聽着老校長講課。這些年輕人在他已是那麼陌，彷彿甚至不曾看過一面的緣份。但那老校長，除了額角上的綫紋加深兩鬢加白以外，他底姿態還是那麼雄邁，他底靈活的眼睛還不斷閃爍着睿智的光輝，他底短髮也還保留着往日的莊嚴。

老校長正背着黑板用手輕輕地轉動着面前一座玻璃質的地球儀，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述世界戰局的形勢。他咆哮着，強調着同盟國家必須反攻，因為進攻是最好的防禦。

「挨打的時候應該終止了，現在應該是所有民主陣營的國家趕快部署攻勢的準備，加速最後勝利的早日到來！」

老校長堅決地作了一個結論。照例，他更提前十分鐘退課。但是，此刻他發現窗外有

「雙熟悉的眼睛向他身上投射，他立刻以他底著名的記憶力記起這個人的名字來。」

他走出教室，用幾乎是衝上去的姿式走近伯軒的面前，激情地說：「是伯軒麼？你來了！」

「校長，我特意來看你老人家的呀，我昨天才從前方回來。」伯軒恭敬地說。

「難得難得，在部隊裏過得怎樣？你願意和這些小兄弟見面麼？來，我給你介紹。」

老校長興奮地引着受窘的門生走進教室來。學生們皆停止了竊語，自動地站起來。老校長以少有的笑容把站在身邊的得意門生向大家介紹：

「大家坐下！這位是劉伯軒先生，八年前在本校畢業，曾經在太學習過醫學，後來又棄文就武，在軍校畢業後，就參加抗戰，為國家曾建立過許多汗馬功勞！各位同學，這本校本校的光榮！也是我個人的安慰！劉先生昨天才從前方回到這里省親，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希望各位留心靜聽劉先生對做人處事這方面的寶貴指示！」

一陣熱烈的鼓掌掩蓋了老校長的聲音，現在，劉伯軒正因微感窘迫而紅着臉，他謙辭着，諛辯着，他不會說話。但老校長卻執拗地堅持着原意。終於他屈服了，他靜默地注視着室內所有的人，之後，他冷靜地說：

「各位，我曾在這個地方受教六年，我想，在我們的一生中可以掉下許多事情，但我

卻永遠不能忘卻在這里的六年光陰！各位朋友，學生時代是每個人一生中僅有的幸福時光，在這個時候誰也不會措意於人生的艱難，因為一切的責任都由別人替你們挑起，你們今天遇到的困難，一覺醒來，明天就可以圓滿解決。但是，社會大學卻沒有這樣簡單！你一千回的謹慎中的一次疏忽，你可能永遠成為人生戰場的敗卒！我是剛從人生戰線退役歸來的人，我幾年戒慎恐懼的努力，也只贏得遍體創傷。朋友們！我把人生比在戰場，因為生活本身意味着一種艱苦的鬥爭，而萎靡怯弱的人卻無法支持人生的戰鬥。朋友們，利用你們的黃金時代，多多充實自己的腦袋，磨礪自己的眼光，武裝自己的智能。你們現在下的本錢愈多，將來敗陣的成份就愈少。俗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讓我的失敗做你們的借鑑！今天我實獻各位的就只是這一點意思。——

他還率直地揭開他靈魂的一隅秘密，但，人在學生時代卻喜歡聳動聽聞的傳奇。他底意見顯然並不為他後輩所歡喜，因為他們皆太年輕，與實際生活間皆橫着太大的距離，甚至他們對人生皆看得太容易，所以不懷着戒慎恐懼。人在學生時代，皆太自大，常常愛在幻想中把自己塑成非凡的人物，他們所崇拜的也只是傳奇式的英雄。因此對於他們這位老前輩平淡無奇的見解，似乎並不發生興趣，只是敷衍地報以幾聲稀疏的鼓掌。

老校長也似乎感到失望。因為就教育的見地，他覺得對學生灌輸這種世故哲學，會損害青年思想的健康。而我們這位剛從前線歸來的英雄所以他銳利的眼睛也立刻看出了這種

情形。於是他謝絕了校長的堅留，匆匆地告別，趕着回家。

傍晚，他回到家來。晚餐早已有人爲他安排，還有溫語，還有燈光。可是他卻並不快樂，他有着幾分慚愧，幾分徬徨，家、國、人生……他邊喫邊想。母親的叮嚀，他卻似乎充耳不聞。

父親卻在一旁吸食着旱煙，一邊喃喃地默誦着「太上感應篇」：

「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母親卻憂愁地絮聒着猪肉、熟米、麻油、土粉……之類的價格。

「雞蛋，現在也賣到兩塊錢一隻了，這個，還是上月你爸做生的時候捨不得吃贖下來的呀！」她邊說邊用箸把一片雞蛋放在兒子的飯碗裏，「而且，我們好久就不曾縫過一件新衣了，生活真難，伯軒，這回仗到底打到什麼時候呀？」

父親停止了底底默誦，用羨慕的口吻穿插道：

「東正大街二十七號震記五金號的小老闆，在外邊當了兩年營長，聽說在那邊已討了媳婦，蓋起洋房子來了。……唉，這年頭兒，有些人在吃草根樹皮，也有人在吃海參魚翅。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不懂變，做呆人，自然更談不上富貴嘍！」

自然，他們之間立刻起了一番爭論。兒子解釋着生活的艱難不是一個家庭的問題，而是整千整萬個家庭共有的問題，也只有隨着整個社會問題的解決而解決。他強調着，一個

革命者決不用不正當的手段來獲得生活上的享受，因為把幸福讓給別人，把痛苦留給自己，是一個革命者底命運。然而，他底見解並不能改正他父親對人生的看法。恰恰相反，卻擴大了他們父子間的距離。父親開始感到幻滅，因為有着那麼一個淡於名利的兒子，這個父親「養兒防老」的計劃就等於宣告破產。

母親卻還想用眼淚來和緩父子間的爭執，但兒子卻沒有絲毫表示讓步的意思，於是父親不歡地回到寢房，這一家人的心境又彷彿像一個黑暗的冬夜。

九

現在，生活在他彷彿像一條淺流，沒有風波，沒有險灘，也沒有礁岩。日子就這樣平穩地一天天滑過去，早、午、晚三餐有人替他安排，起居遊憩讓別人替他支配。他就像一個還沒有成年的小孩那麼地由別人提攜。平淡而又舒適地度過蠶居的生活。

他底健康已慢慢地完全恢復過來，他的體力已像先前那麼結實，臉頰也泛起健康的紅潤，他開始又心花怒放起來。對自己、對人類、對事業、對前途，他皆說不出自己還有什麼理由再繼續這種蠶居的生活。

自然，他很知道，在這邊城同樣住着整千整萬的居民，他們之中有不少的人甚至終其一生也不會渡過大海，遇過風浪。他們安於故土，不習遠遊，甘讓年華送迎這種平平淡淡的生活。因為他們底一生就彷彿是一個悠長的冬眠，既沒有大歡喜，也沒有大悲傷。因此也就少有人要為這樣的生活感覺惆悵，發出嘆息或提起抗議。

「生活，生活麼？不！既無所思，又無所憶，這不過是在等待迫近墳墓。」他開始不能再忍耐這樣的生活了。

常常，為了排遣那內心的寂寞，他會擠在大街上，茶館里或娛樂場，用一杯清茶，幾支煙，或一種低級的玩藝去磨損生命的時限。他又開始和別人交往，因為人生在世不能沒

有友朋，正像一朵花不能沒有雨露，或一個青年不能缺少情愛。他不總想像人們為什麼那末嚮往修道院的冷靜？人們為什麼那末醉心鄉村的和平？人們為什麼那末眷戀荒野的寥廓？人們又為什麼那末想念沙漠的踴躍？然而他卻喜歡人生的戰鬥，樹根的騷音，都會的洪流，人海的風濤。「生活沒有什麼，只是鬥爭！」這是他對人生的看法。然而住在這邊境的人們，卻彷彿駐足在一個荒涼的驛站，每一天只是張口結舌地迎送着乘客從遠處來，又往遠處去，而他們自己卻老死在一個地方。

他想起戰場，記起前方，重新懷念那些純樸的弟兄，勇敢的袍澤。他開始又提出回到前方去的話題。自然，他們父子之間又起了爭執，母親也還想用眼淚拖延一些時日，但爭執無用，眼淚也有窮時，他下了決心，已沒有挽回的餘地。

於是，家里又開始忙亂起來。母親合着眼淚爲他整理行裝，爲他烹調新鮮的美食。雖然這一家的境遇是那末拮据，積蓄是那末微薄，但是，爲了贏得兒子一宵的歡喜，一頓的飽腹，也不惜罄其所有地糜費。父親的態度也更加溫和，在各種問題上他已儘可能地對兒子作最大的讓步。

這是最後一次的晚餐，因爲明天黎明這一家的少年主人就要趕上歸程。現在全家大小皆已準時趕來，出席這在一個破落戶已是不同凡響的華宴。

人們皆在頻向這位即將遠行的人勸酒，儘可能地說着應說的吉祥話。想着這一次的分

袂，不知何日再來，一脈茫然的哀愁，就掠過每人的心頭。

宴飲很快地便收場。因為每人的心事重重，也無心去領略那餚饌的美味，佳釀的芬芳。父親因為多喝了幾杯，喃喃地醉語着：

「人生不富貴，如入寶山空手回！」

大哥依然沒有失去酒徒的本色，對酒當歌！他搖晃着腦袋，眯着醉眼哼着：

「……人生難得幾個醉，不歡更何待？……何日君再來？」

母親卻默默地垂淚，虔敬地默誦着那些拜物教的經文。

呵呵，冬夜的晚餐，悲哀的晚餐！爲了征人一去，這一家從此又看不見太陽。

全家大小皆爲他堅守待旦。翌日黎明，終於輪到分手的時候了。他珍重地和每一個人道別，把每一個人的眼淚和叮嚀，期待和渴望皆帶走了。路是崎嶇的，旅程也甚悠長！人生如像趕路，但這是一次偉大的旅行！他想像着旅途中縱然有着更多的缺陷，有着更多的龍圍附，更多的司馬政訓員，更多像他的父親大哥的一流人物，他還是微笑着挑起悲劇的命運！因爲有惡才能揚善；有醜才能彰美；有月缺才愈顯出月圓的可愛；有黑暗才更襯出光明的價值來。他想像着如果由於他的努力，他的苦鬥，而使許多死去的重新復活過來，怯弱的人勇敢地再活下去；使許多眼淚化爲微笑；詛咒化爲謳歌；萎靡化爲雄渾；怨艾化爲自信。有一天，一切幸福統統給別人，而單獨將痛苦留給他自己，他仍將含着微笑背起

生 之 旅

七四

這生命的十字架來的。於是，他向家人揮一揮手，昂着頭，浴着曙光，堅毅地邁開闊步，踏上遙遠的征程。……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生之旅

全一冊實價十五元整

著者 余 航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0

807020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四一四號

獨立